



小学教师

〔法〕皮埃尔·加马拉著



小学教师

（教育部《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



小学教师

〔法〕皮埃尔·加马拉著 王振基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Pierre Gamarra
Le Maître d'école

Copyright by les é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5.

小学教师
〔法〕皮埃尔·加马拉 著
王 振 基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3插页 159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册
书号: 10355·302 定价: 1.35元

向中国读者致
友好的敬意
皮埃尔·加马拉



Avec mon salut bien amical
au lecteur chinois
Pierre Gamarra

致中国读者

为拙著《小学教师》中文版写序，我首先想表达的就是我的自豪和感激。

这部书诞生在今天被称为中比利牛斯——法国西南的加隆河畔。我谨向使它能够同伟大中国的读者见面的朋友们致谢；我向译者，向所有曾为此书编辑、出版出力的朋友们表示深切和诚挚的谢意。

书中人物，它的主人公，都生活在我热爱的土地上，对我说来都是十分亲切的。他们今天来到中国大地，与中国读者见面，赢得中国读者的友谊、了解和同情。这使我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一想到这些人物的迁徙，这部小说的旅程，我就仿佛进入了一个伟大的人间和文学的奇境。

中国朋友们，拙著的移译是你们给予我的高度荣誉。因为我时常在文艺批评文章中写道，重要的著作（当然是世界文化中的主要著作）首先是扎根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它本身就是有特性的土壤。它们的世界普遍性来自这块给人以滋养的土地。使塞万提斯具有世界意义的是他那

西班牙语言文化特性。莎士比亚首先是英国人，而后才为世界所推崇。雨果首先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而后才属于世界各国人民。而巴金在享有世界声誉之前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人。这条规律适用于天才的著作，也适用于才华不那么出众的作品。我认为作家首先生活在一个群体，在一个具体的地理环境吸取营养。我还认为，每个民族固然应该而且必须有其自身的特性，人与人之间却存在着相认识的一致性。血都是红的，在任何气候中，在任何大陆上，都可以看到人的标志。我要说的一些高贵的情感——尽管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予以嘲弄——而它们确实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根本所在，犹如母爱、父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对我们出生和成长出过力的人的敬爱、对乡土的爱、热爱祖国、热爱和平、向往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幸福……

这些高贵的情感，我书中的那位小学教师身上都有。他并不是一个情节剧的模式化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单纯朴素的人，肩负着教育儿童的巨大使命。他不是一个完人，是一个脆弱而有过错误认识的人。然而，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是无可指责的。我相信他会得到中国读者的同情和友爱，因为这位朴实的小学教师最终只有一个目标：培养出一些名符其实的人，不是一些机器，不是一些自私自利、残酷无情的人，不是圣人，不是刽子手，而是热爱生活并且也憧憬着和平生活、幸福生活的人。

我想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小学教师的典型并不是我虚构的。我取材于现实，就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人民教育的现实。后来，法国的学校有所改变，特别是对过去的农村学校（一个或两个班，一名或两名教师）实行合并而数目减少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法国人主要是由这些过去的教师培养出来的。我本人是熟悉这个类型的教师的。他们在农村中享有一种父辈般的崇高权威。他们教会一代又一代的乡民读、写、算。乡民遇到什么问题都去找他讨教：一封难写的信、农业上的一种新方法、一个有待解决的家庭问题。他们朴实而博学，熟谙语法规则，写得一手好字，通晓算术、历史、地理、天文、农艺……他们会观察星象，修剪果树，背诵诗歌，特别是雨果的诗。一九八五年是雨果逝世一百周年，在法国为纪念他的英名和伟绩举行庆祝。从不计其数的各种小型庆祝活动中得到证实，而我本人在许多报告会中也体会到，雨果仍活在我国人民的心中。那么，正是这些世俗学校的小学教师使我们认识和热爱这位在法国文化和人道主义遗产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小说家和诗人。

确实，雨果的人道主义，他作为天才的教师方面，过去是，而且我希望永远是，适合于青少年的教育者的。雨果的进步思想，他对压迫和对种族主义的憎恶，对和平的热爱，都得到我国教育先驱者的共鸣。而这又并不妨碍他们同时领略雨果在语言和诗歌中呈现的美。正是雨果，早在一八二九年在他的《东方集》的一篇序言中呼喊：

“东方，无论是作为形象还是作为思想，已为有识之

士和想象丰富的人们所普遍关怀，本书作者也许在不知不觉中顺应了这一潮流。”

雨果还说过虽然不是预言但却充满了良知和人情的话：

“我们将看到伟大的事物：古老的亚洲野蛮世界并不是象我们的文明所认为的那样没有才智高超的人物。”

请原谅我引用雨果的这段有点离题的话。它对了解我的小学教师是有帮助的。这位教师的外表有时是有点过时，就象雨果和他的著作一样，却又是一个未来的人。而未来，对这样的人来说，不可能是一个非正义、压迫、死亡的未来。未来这个词只能和如下的词结合在一起：知识、教育、愉快的工作、愉快的生活、家庭幸福、社会福利与和平。

读者朋友们，我现在让你们去阅读西蒙·塞尔梅所经历的并不那么惊人的事迹吧。我就在书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写这篇序言。这里风光宁静，没有出奇的景物。加隆河在茂密的杨树林带后边流过，接着是种植小麦、葡萄、桃树、烟草和向日葵的一片平原。平原土地肥沃，上面点缀着一些红色屋顶的村落，有低矮的山丘围绕。这里生长的葡萄并不出名，可是十分甜美。

当前正是盛暑时节。天气很热。那所红砖小学校关上了门。学生放假，可是小学教师的清晰的身影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昔日教师一直在那里，如果细心寻找，就可以在老学校的某个阴暗的柜子里，发现认得出是受人尊敬的老

教师在纸章上留下的秀丽字迹。他人虽已离去，而精神永在。

我既然在我的家乡，在加隆河畔的葡萄园中，我最后向中国的读者，向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大国，一个在那里产生了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的许多共同因素的国家的远方朋友们，作出一个友爱的表示。亲爱的相识和不相识的读者朋友，我请你到我家来，我为你打开一瓶这里山上的酒。这就是我的小学教师喝的同样的酒。祝你健康，祝贵国健康，祝贵国人民健康，同时希望还有其他和平会见的机会。我相信我的主人公对这个会见会无比欢欣。我们亲切的碰杯，这时覆盆子和金黄颜色的酒在我们杯中闪烁。这酒就来自我的小学教师亲手栽植的一株葡萄树。

1985年7月

皮埃尔·加马拉

译者序

本书作者皮埃尔·加马拉是一位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早年当过小学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抗敌运动后，创立并主编《西南爱国者》报。自一九四九年起主持负有国际盛誉的《欧罗巴》文学杂志（原由罗曼·罗兰于一九二三年创办），至今仍任该刊编委会主席。

加马拉自少年时期即开始诗歌创作，曾发表《诅咒随笔》、《阿拉斯城堡之歌》等诗集，格调高洁。他的第一部小说《火屋》，描写一青少年在战乱中的成长，一九四八年荣获夏尔·韦荣国际小说奖。他一生笔耕不息，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多以其家乡朗格多克地区为背景，描写当地风光、人民生活 and 斗争，笔墨清新、朴质而细腻。他的近作《隐迹纸本之河》荣获一九八五年法国作家协会小说大奖。

小说《小学教师》是皮埃尔·加马拉的一部代表作。这既是他谱写的一首优美的田园诗，又是通过取材于真人真事对一位小学教师一生的描述，反映出百年来法国国民教育的现实和追求的理想。早在一九五七年，罗大冈同志介绍我阅读此书。书中语言的美使我手不释卷，且由于我在法

国学习和生活多年，在那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和平时期，又度过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更使我对书中情节、人物倍感亲切。读此书后，尤其是对小说中描述的使法国人民在世界上成为伟大人民之一的根源所在的教育传统，以及法国人民质朴生活的特点，我觉得有向国内读者介绍的价值，遂利用业余时间将全书译出。初译稿在六十年代完成并承北京大学的桂裕芳同志核校，七十年代后期经老友朱锡侯同志细心校阅译稿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后，再由李容同志将译稿誊清和整理。在此向上述几位同志，和其他为此书翻译出版给予帮助和鼓励的同志表示感谢。书中必然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斧正。

这里还要声明一下，在此书出版期间，我通过在美国老友李治华先生致函作者，请他同意在我国出版中译本并为之作序，承他慨然应允并利用其休假期间撰成《致中国读者》一文，为译本增色。作者为促进中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的热忱令人钦佩，谨在此向他致以敬意。

译 者

1985年9月25日于北京

西蒙·塞尔梅从来没有忘记一九〇五年六月的一天。这一天里的每一分钟都在他的记忆中忠实地保留下来。一切历历在目，丝毫没消失。从晨曦中的鸡鸣到夜间的阵雨，直到他最后在敲击着百叶窗的雨声中堕入甜蜜的梦乡。这美妙的一天在他心中反复重现，好象一个成熟的果子，那样完美、沉甸、晶莹夺目。

以后，每当人们同他谈起幸福和希望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一天。他仿佛又看见那天早晨的大路、玉米地里腾起的热气。他又听见父亲甩起响鞭。蓦地，他觉得血液冲上太阳穴，就象那天傍晚，初等教育视导员手拿录取名单，站在一所县立小学门前台阶上的情景。

学生和家长们翘首等待宣布考试结果。人群中小西蒙站立在父亲身旁。院子里出现惊怯的微弱骚动，孩子们不敢再跑来跑去。蓦地，大家听到一个短促的“啊”字后，便是一片鸦雀无声。视导员先生身穿黑礼服白背心，从考试委员们刚刚进行了评议的阴暗教室走出来。他手臂一扬，把小礼帽放在近旁的桌上。一张名单在他右手巾颤

动，传出嘶啦嘶啦的微小声音。他把名单拿到眼镜前又拿开，一面用左手习惯性地捋他那把棕色浓髯。

天上掉下几滴大雨点，视导员朝后退了一步。孩子和家长们屏着呼吸。视导员在台阶上又向前迈了一步，用双手拿起那张庄严的纸。

天气炎热令人难以忍受，骤然的寂静更使人感到暴雨逼近的威胁。乌云滚滚，即将密布县镇上空。洋槐的枝叶纹丝不动。热砖和烧干草味夹杂着烤和炖的肉香，在空气中飘扬。广场上的一家旅店从清早起就给赶集的人和考生家长们预备饭菜。味道都是从那里来的。

铺地的石子被众人踩得吱嘎作响。有人窃窃私语和发出神经质的笑声。视导员戴着那副闪光眼镜朝有嘈声的角落望去。大家静了下来。一辆车子咯吱咯吱地驶过广场。操场墙外的菜园那边，一只母鸡发出神秘的咕咕声。

天空越来越阴暗低沉。加隆地区的春末，连绵阴雨促使植物生长。到处枝繁叶茂，青翠喜人。葡萄藤蔓伸出攀援卷须，结成串串果实；水汽在粮食地里升起。多雨的五月过后，骄阳似火，晴空如洗，但天气仍时有变幻，丽日出现之前常有暴雨。

西蒙听见那张纸在视导员的手指间喳喳作响，突然感到万分恐惧。一些a和x字母在他脑袋里跳跃，贝特朗都先生焦急又严肃的声音在他耳边响着。Soupiraux这个字你怎么拼写的？是aux而没有写上e吧？还有cueillir的过去分词呢？当宾语在前面……西蒙·塞尔梅知道视导员

终于要宣读了。他最后一次捋了一下胡子，把食指伸进赛璐璐领子里挠了挠，还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

西蒙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塞尔梅转过头来对孩子笑了笑，用土话轻轻地说：“别害怕！”

视导员把眼镜正了正，然后宣布：“圣艾利县第……期小学毕业证书考试委员会评议结果……”

雨点又掉下来，暴雨前的微风吹动树叶。在场众人发出宽慰的叹声，说不清是因为来了一股凉风，还是因为结果马上揭晓。视导员抬起头来，用严厉的目光扫视全场。全体考试委员在他身后边肃立。大家模糊地看到在半明半暗的教室里有一连串的大胡子、小胡子。

“西蒙·塞尔梅，全县第一名。”视导员高声宣布。

人群中又出现一阵热烈交谈。西蒙的手颤抖得厉害，但惧怕已消失，而代之以欢乐。他似乎觉得他的心在胀大，在胸中隆起。落在他脸上的雨点变成了爱抚。一切都非常美：学校的粉红色砖墙、小槐树，甚至阴沉的天空。视导员在继续宣读，可是西蒙已听不到他说的是什么，而只听到一种最美的音乐。

父亲低头看儿子。塞尔梅很壮实，膀阔腰圆，腿短，脸上显得平静沉着，嘴上一撮浓密的灰白胡子。为了参加这次盛会，他第一次穿一件新黑罩袍。

“成了，你考取了，儿子。”他低声说。“全县第一名，第一名！你听见了，这是视导员他说的，我的儿子第一名。你考取了！你是所有人当中的第一名！”

西蒙看见父亲的大圆头鼻子两边闪烁着两行热泪。泪水一下子流到胡子上。父亲左右摇晃着脑袋，嘴里嘟哝着什么。他情不自禁地把孩子抱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然后直起腰，骄傲地看看周围。他用左手机械地整理一下罩袍，右手一直拉着儿子的手，他的儿子，他的西蒙，胜过所有的别的孩子。

这个小學生，一本正经，一动不动，两眼闪着亮光。他想尽量听清视导员的讲话。可是人声吵嚷不绝，欢呼此起彼伏。于是，视导员还没有宣读完名单就不得不停下来，他抬起头来，轻轻地咂了一下嘴示意大家安静。

雨要下还没下。第一阵雷声响了，这时视导员宣读了最后几个名字：多尔·莫里斯、特鲁菲埃·雷翁、于尔班·让、维达尔·路易、维达朗克·安托万……

视导员把名单重新折好，转身回到教室里。这时大家便毫无顾忌地喧嚷起来。孩子们你跑来找我，我跑去找你，高兴地你推我一下，我撞你一下。家长们用土话互相打招呼。来自各乡镇的教师也参加祝贺。众人朝出学校的大门慢慢走去。几个落榜的学生向隅而泣。

贝特朗都先生朝塞尔梅父子走来。塞尔梅向他微笑。这位教师把手放在西蒙的肩上，庄严地低声说：

“很好，西蒙，你给我增了光。”

“我真是高兴，贝特朗都先生！”塞尔梅捻着胡子大声说，“谁想得到会有这样的事呢：全县第一名！喂，他们全都靠了您的教导呀，这些孩子们……”

“我们今年有三名学生，”贝特朗都先生说，“三个人参加考试，三个人都录取了，其中一个还是全县第一名。”

他转过头对孩子说：

“西蒙，你考取了而且名列前茅。现在跟我来吧，视导员先生要和你握手呢！”

西蒙的脸都吓白了，可是他的老师已拉着他朝石台阶走去。当他们走到教室门口时视导员的棕色大胡子就出现了。院子里的人都停止了说话，注视着视导员先生向丰维约的小塞尔梅祝贺。

“很好，我的孩子，”视导员说，“你光荣地取得这个最高名次。我向你祝贺，同时也向你的老师祝贺。一定要继续努力。你用功，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父母亲，更是为了祖国。祖国需要勤奋而有学识的公民。很好，我的孩子，继续在这条路上迈进吧！”

西蒙怯生生地把手伸向视导员，视导员微笑着和他握手，接着又和贝特朗都先生握手并称赞老教师本着对教育事业的强烈信念多年来为共和国学校服务的功绩。贝特朗都先生穿着瘦窄的礼服鞠了鞠躬。他一面笑着一面紧张地捋了捋他那一小撮山羊胡子。他周围的教师同行都点头表示赞许。

“谢谢，视导员先生，谢谢，”贝特朗都先生说，“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我的确为小塞尔梅高兴。”

一阵响雷给他的话加上了句点。这就象节日里，在奏